

# 古今词统 (二)

[明] 卓人月 汇选 徐士俊 参评

谷辉之 校点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新世纪万有文库  
新世纪



新世纪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本文库为国家“九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〔明〕卓人月 汇选 徐士俊 参评  
谷辉之 校点

# 古今词统 (二)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ISBN 7-305-03000-0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今词统/(明)卓人月汇选;徐士俊参评;谷辉之校点.  
- 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0.1  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第4辑·传统文化书系)  
ISBN 7-5382-5690-3

I. 古… II. ①卓… ②徐… ③谷… III. 词(文学)-作品集-中国-古代 IV. I222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5746 号

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 
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 
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

总发行人 俞晓群  
责任编辑 杨 力 李忠孝  
美术编辑 谭成荫  
封面设计 郑在勇  
责任校对 刘 琛

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  
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 
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 
版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2.5  
字数 532 千字 插页 2  
印数 1—3 000 册  
定价 27.00 元(共二册)

新华书店  
PDG

## 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四辑弁言

在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二辑弁言里，我们提出十二个大字为“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”：不求显赫一时，但愿传诸久远。两年来，大体上在循这方向工作。

据专家研究，当年王云五先生策划《万有文库》，雄心是要通过这套丛书，使得任何一个人或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，都可以通过最经济、最系统的方式，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。对于云五先生诸如此类的雄心壮志，美国的《纽约时报》曾有论评，说他是在“为苦难的中国，提供书本，而非子弹”。对于当时战火遍地的中国，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。诚如专家们所说，这可能是旧中国的年代里，“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了”。

对于今天的中国，吾辈有幸，已经不复再有书本与子弹之间的选择。但是在人生的历程中，选择终将存在。我们师法先贤，着眼现实，把当今出书的选择重点放在久远，而非一时。我们希望，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急待造就新的公民的过程中，这套书能起到一种基本资料的作用。读者在这里，不大可能发现新潮奇思、时论近说，更不会见到种种足以刺激当代人感官的精神“子弹”。我们希望提供的只是一种真正的“书本”，那些经过历史的久长考验、几世代读者的不断考诂，因而得以积淀留存的

“书本”。在今天做这工作，不免有“老掉牙”之讥，而由我辈过去并无很多历史积累的非王牌出版社行之，更有汲深绠短之叹。但是，据我们浅见，造就一代新民，在众多英豪前瞻未来之余，实在还需要研读旧籍陈典，了解历史故实，掌握前人经验。人类之所以有“书本”一物，其主要功用之一，不正在于此乎？！

按此设想检视，传统文化、近世文化、外国文化三部分，第一、二部分大抵可以仍旧，第三部分则今后需更多侧重历史典籍，及其相关资料。当今满城争说新世纪之际，我们却一再奉劝读者，何妨返顾已经过去的近一二个世纪的世界，看看当年域外诸景，也许对于方今之决策，不无裨益。因为终究来说，我们在新世纪来临之际，也许会想到，中国或许还有一些功课要补做——为了以后更伟大的未来！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

# 本书说明

《古今词统》十六卷，明崇祯间卓人月、徐士俊合辑。

卓人月(1606—1636)，字珂月，一字人月，号蕊渊，杭州唐栖人。有《卓珂月先生全集》十六卷，又撰有杂剧《花舫缘》、传奇《新西厢》等。

徐士俊(1602—1681)，本名翔，字野君，一字三有，号西湖散人，杭州唐栖人。有《雁楼集》二十五卷。此外尚有《雁楼文逸》、《诗逸》、《云诵词》、《尺牍外内篇》，见王晔《徐野君先生传》(《霞举堂集》卷四)。所撰杂剧《春波影》，谱冯小青事。

《古今词统》刊于崇祯六年(1633)，凡收词486家(其中隋1家、唐33家、五代19家、宋216家、金21家、元91家、明105家)，2030首，上起隋唐，下及当代，将历朝词汇于一编，故名之曰“古今词统”，为清初朱彝尊《词综》之前最具规模的一部历代词总集。附刊《徐卓晤歌》一卷，为徐、卓二人唱和之作，收徐词69首、卓词67首，共136首。

明代自万历以后，《花间集》与《草堂诗余》二书盛行，并出现多种续选本及评注本，评选有明一代的词选也随之问世。清初王士禛《倚声初集序》提及：“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尚矣。《花庵》博而未核，《尊前》约而多疏，《词统》一编，稍撮诸家之胜。”藉此可以了解《古今词统》的成书背景及其采摭范围。

《古今词统》成书于崇祯初，以《花间集》、《尊前集》、《草堂诗余》、明人钱允治《国朝诗余》、沈际飞《草堂诗余四集》诸选为底本，甄汰之中，不拘流别，并重古今，体现了以传情为贵的晚明词坛风尚与词论主流。此集刊布后一时盛传，在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，是研究明清之际词学流派和词风嬗变的重要资料。

《古今词统》传布后，曾有书坊剗改卷端、书口等处，以《草堂诗餘》、《诗餘广选》之名续印，致此后书目每以别本著录。赵万里《古今词统十六卷跋》指出：“此书后印者，改题《草堂诗餘》，并剗加‘陈继儒眉公评选’一行，不足据。”这种题名《草堂诗餘》的后印本，书前孟称舜序首尾皆经剗改，又逸出《湘蓼馆主人识》一篇，持论与徐士俊《古今词统序》（末署“癸酉花朝，徐士俊野君题于湘蓼馆”）相悖，显然为书贾杜撰。《诗餘广选》易名翻印的情况亦与之相类。

本书因以各种选本为底本，所选诸家词即使有专集者亦未校核，故书中异文为数不少。这次校点，除讹误或句意不通者酌情校改并出校记之外，其余无关宏旨的异文均不一一出校，庶免繁琐，并尽可能保持本书原貌。如卷一周邦彦（《花草粹编》署周玉晨）《十六字令》首二句“明月影，穿窗白玉钱”，朱彝尊《词综发凡》指出“明”为“眠”字之误，应以“眠。月影穿窗白玉钱”为句，然本书一仍其旧，不予改动。其他明显刊刻舛误者径改，亦不出校。

此外，点校工作尚有如下几点需予说明：

1) 词之正文，依万树《词律》断句（与《词律》不合者及明人自度曲则依句律音韵断句），依《全宋词》例标点（即叶韵处用句号，句用逗号，读用顿号）。

2) 原书评语刻于天头，为排印方便，将其移置所评词或注文之后，以“\*”为标记。评语针对词中某句或某几句而发者，则在评语前加括号注明，以便读者阅读。

3) 旧序、杂录两卷，所录多为节引，不免脱衍舛讹，如《乐府指迷》题张炎、《作词五要》题杨万里等，读者引用，务请查核原集。

4) 评语、笺注，间有采自汤显祖评《花间集》、沈际飞评《草堂诗餘四集》等选本者，读者引用，亦须注意。

5) 本次校点出版，以浙江图书馆藏本为底本，残缺漫漶之处，据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等藏本及有关词籍校补。

本书由谷辉之校点。

## 古今词统序

赵明诚梦得“‘言’与‘司’合，‘安’上已脱，‘芝’、‘芙’草拔”十二字，卜其为“词女之夫”，既而果娶易安，定情金石，如“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等句，即暗中摸索，亦动人怜，此真能统一代之词人者矣。虽然，词盛于宋，不始终于宋，故称古今焉。古今之为词者，无虑数百家。或以巧语致胜，或以丽字取妍，或“望断江南”，或“梦回鸡塞”，或床下而偷咏“纤手新橙”之句，或池上而重翻“冰肌玉骨”之声，以至春风吊柳七之魂，夜月哭长沙之伎，诸如此类，人人自以为名高黄绢，响落红牙。而犹有议之者，谓“铜将军”、“铁绰板”，与“十七八女郎”相去殊绝，无乃统之者无其人，遂使倒流三峡，竟分道而驰耶。余与珂月，起而任之，曰：是不然。吾欲分风，风不可分；吾欲劈流，流不可劈。非诗非曲，自然风流，统而名之以“词”，所谓“言”与“司”合者是也。考诸《说文》曰：“词者，意内而言外也。”不知内意，独务外言，则不成其为词。词从司者，反后为司，盖出纳之吝，谓之有司。后王宽大之道，当与有司相反。夫词为诗馀，诗道大而词道小，亦犹是也。故诗从寺，寺者朝廷也；词从司，司者官曹也。小令、中调、长调，各有司存；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声，各有司存，不可乱也。乱者理之，故词亦作嗣，从鬲，鬲者，理也、治也。又作辞，从辛，辛者，新也。《汉志》曰：“悉新于辛”，词固以新为贵也。

又《说文》曰：“辛象人股，壬象人胫。”故“童”、“妾”二字，皆从辛省。汉人选妃，册曰“秘辛”，犹言股间隐处也。然则词又当描写柔情，曲尽幽隐乎？兹役也，吾二人渔猎群书，哀其妙好，自谓薄有苦心。其间前后次序，一以字之多寡为上下，自十六字至于二百三十字有奇。如岁朝之酌，先其少者，后其老者。其按词之法，则如杨诚斋所撰《词家五要》，一曰择腔，二曰应律，三曰按谱，四曰详韵，五曰立新意。而且曰幽曰奇，曰淡曰艳，曰敛曰放，曰秣曰纤，种种毕具，不使子瞻受“词诗”之号，稼轩居“词论”之名。又必详其逸事，识其遗文，远征天上之仙音，下暨荒城之鬼语，类载而并赏之。虽非古今之盟主，亦不愧词苑之功臣矣。先是，余有《三样笺》之辑，一《子夜》，一《竹枝》，一《回文》。而珂月又以《竹枝》旧属诗馀，遂拔其尤而去。《回文》则如《菩萨蛮》数阙，复稍稍拦入焉。摔碎菱花，作蕊珠宫瘦影，岂不令徐郎懊恨。珂月曰：无恨也，使子仅知《三样笺》之为美，而不知此书之尤美，亦何异世人但知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、《兰畹》之为三珠树，而不知《词统》之集大成也哉！《易》称“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”，我二人其庶几乎！“言”与“司”合，彼作词媒；“言”与“人”同，此成信友。金兰之书，允宜与《金石》之录并垂矣。或曰：诗馀兴而乐府亡，歌曲兴而诗馀亡，夫有统之者，何患其亡也哉？倘更有上官氏者出，高踞楼头，称量天下，则余二人之为沈为宋，是未可知耳。

癸酉花朝，徐士俊野君题于湘蕤馆。

## 古今词统序

诗变而为词，词变而为曲，词者，诗之馀而曲之祖也。乐府以敝径扬厉为工，诗馀以宛丽流畅为美。故作词者率取柔音曼声，如张三影、柳三变之属。而苏子瞻、辛稼轩之清俊雄放，皆以为豪而不入于格。宋伶人所评《雨淋铃》、《酹江月》之优劣，遂为后世填词者定律矣。予窃以为不然。盖词与诗、曲，体格虽异，而同本于作者之情。古来才人豪客，淑姝名媛，悲者喜者，怨者慕者，怀者想者，寄兴不一。或言之而低徊焉，宛恋焉；或言之而缠绵焉，凄怆焉；又或言之而嘲笑焉，愤怅焉，淋漓痛快焉。作者极情尽态，而听者洞心耸耳，如是者皆为当行，皆为本色，宁必姝姝媛媛，学儿女子语，而后为词哉？故幽思曲想，张、柳之词工矣，然其失则俗而赋也，古者妖童冶妇之所遗也。伤时吊古，苏、辛之词工矣，然其失则莽而俚也，古者征夫放士之所托也。两家各有其美，亦各有其病，然达其情而不以词掩，则皆填词者之所宗，不可以优劣言也。予友卓珂月，生平持说，多与予合。己巳秋，过会稽，手一编示予，题曰《古今词统》。予取而读之，则自隋、唐、宋、元，以迄于我明，妙词无不毕具。其意大概谓词无定格，要以摹写情态，令人一展卷而魂动魄化者为上，他虽素脍炙人口者，弗录也。珂月所作诗馀甚多，兴会所到，无不曲尽两家之美，故能出其手眼，以与作者之情合。使徒取绝艳于

《花间》，挹馀香于《兰畹》，则得词之郭矣，而未尽其致也，选者之情隐，而作者之情亦掩也。则是刻其可以已也夫。

己巳中秋，会稽友弟孟称舜书。

# 旧序

## 草堂诗馀序

何良俊元朗

夫诗馀者，古乐府之流别，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。爰自上古鸿荒之世，礼教未兴，而乐音已具。盖乐者，由人心生者也。方其淳和未散，下有元声，则凡里巷歌谣之辞，不假绳削而自应宫商。即成周列国之风，皆可被之管弦是也。迨周政迹熄，继以强秦暴悍，由是诗亡而乐阙。汉兴，《郊祀》、《房中》之外，别有饶歌辞，如《雉子班》、《朱鹭》、《芳树》、《临高台》等篇。其他苏、李虽创为五言诗，当时非无继作者，然不闻领于乐官，则乐与诗分为二，明矣。魏、晋以来，曹子建《怨歌行》七解，为晋曲所奏。他如《横吹》、《相和》、《平调》、《清调》、《清商》、《楚调》诸曲，六朝并用之。陈、隋作者，犹拟乐府歌辞，体物缘情，属咏虽工，声律戾矣。唐太宗以文教开国，又玄宗与宁王辈皆审音，海内清宴，歌曲繁兴，一时如李太白《清平调》，王维《郁轮袍》，及王昌龄、王之涣诸人，略占小词，率为伎人传习，可谓极盛。迨天宝末，民多怨思，遂无复贞观、开元之旧矣。宋初，因李太白《忆秦娥》、《菩萨蛮》二辞，以渐创制。至周待制领大晟府乐，比切声调十二律，各有篇目。柳屯田加增至二百馀调，一时文士复相拟作，而诗馀为极盛。然作者既多，中间不无昧于音节，如苏长公者，人犹以“铁绰板唱大江东去”讥之，他复何言耶！由是诗馀复不行，而金、元人始为歌曲。盖北人之曲，以九宫统之，九宫之外，别有道宫、高

平、般涉三调，总一十二调。南人之歌，亦有南九宫，然南歌或多与丝竹不叶，岂所谓士气偏讹，钟律不得调平者耶？总而核之，则诗亡而后有乐府，乐府阙而后有诗余，诗余废而后有歌曲。大抵创自盛朝，废于叔世。元声在则为法省而易谐，人气乖则用法严而难叶，兹盖其兴革之大较也。然乐府以敝径扬厉为工，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。即《草堂诗余》所载，如周清真、张子野、秦少游、晁叔原诸人之作，柔情曼声，摹写殆尽，正词家所谓当行、所谓本色者也。第恐曹、刘不肯为之耳，假使曹、刘降格为之，又诎必能远过之耶？是以后人即其旧词，稍加櫟括，便成名曲，至今歌之，犹耸心动听。呜呼，是可不可谓工哉！余家有宋人诗余六十余种，求其精绝者，要亦不出此编矣。我明文章之盛，几与两汉同风，独声律之学，识者所歉。他日天翊昌运，笃生异人，为圣天子制功成之乐，上探元声，下采众说，是编或大有裨焉。观者勿谓其文句之工，但足以备歌曲之用，为宾燕之娱乐也。

\* 说诗词沿革如指掌。

\* 《花间集》一调中长短多寡不同，即一人一调，而数首亦不相类。宋创为体格，如方圆之莫易，寸黍不差矣。

\* (“总而核之”四句)格论。

\* 近汤临川四种传奇，称一代词宗。其中名曲多櫟括诗余取胜，他可知已。

### 续草堂诗余序

黄河清宿海

诗自大历以下，作者几绝，吾不知其续也。诗余自元祐以下，作者又几绝，吾不知其续也。虽然，情蘄于苟会，吴歃高于郢曲；思蘄于苟触，商颂亚于秦声。词固乐府、饶歌之滥觞，李供

奉、王右丞开其美，而南唐李氏父子实弘其业，晏、秦、欧、柳、周、苏之徒嗣其响。世有汇辑《唐宋名贤词》者，凡四十册，人凡若干卷，卷凡若干首，余尝卒业之，泱泱大观哉。又《花间集》者，片片皆小玳，可弦而歌也。第《唐宋名贤词》卷帙重大，剗剗未施，缀词之士，罕窥其全。《花间集》止及唐而不及宋，犹诗之汉、魏乘矣。是为诗馀者，续《花间集》者与？续诗馀者，又其续与？嗟乎！诗工于唐，词盛于宋，至我明，诗道振而词道阙。盖唐、宋以诗词为讴歌，往往牧夫山伎，借才人之吟咏以成宫商，今纵秦青复出，所歌者卑卑南北词，不值周郎一顾矣。诗则骚人迁客之所抒情倡酬，兰台石室之彦所藉以献至尊者，以故得不与词而俱废。夫词体纤弱，壮夫不为，独惜篇什寂寥，彼歌《金缕》唱《柳枝》者，其声宛转易穷耳。所刻续集中，如李后主之《秋闺》，李易安之《闺思》，晏叔原之《春景》，萧竹屋之《纪梦》、《怀旧》，周美成之《春情》，无名氏之《有感》，张子野之《杨华》，欧阳永叔之《闺情》、《采莲》，苏子瞻之《佳人》，杨孟载之《暮春》，朱淑真之《闺情》，程正伯之《秋夜》，以此数阙，授一小青娥，拨银筝，倚绿窗，作曼声，则绕梁遏云，亦足令多情人魂销也，岂必皆古淥水之节哉！

\* 惜四十册不尽传。

\* 明诗虽不废，然不过山人纱帽两种应酬之语，何足为振。夫诗让唐、词让宋、曲又让元，庶几吴歌《挂枝儿》、《罗江怨》、《打枣竿》、《银绞丝》之类，为我明一绝耳。

### 续诗馀序

陈仁锡明卿

续经者僭经，续诗者僭诗，续诗馀者法曰无僭，诗不可续，馀

可续也。吾读书尧峰，始见松陵之城郭，若庞山同里诸浸焉，澹台宝带磧砂陈湖之滨焉。松之渚，昆之玉峰焉。横山若盘，穹窿若宾，阳山若拱，虞山若垣，锡山若龙，上方若腕，石湖若杯焉。乃陟青莎坞、万玉隈，登妙高峰，浸吾腹者，三万六千顷之半焉。莫厘缥缈之外，泛若水之凫，凡三十有馀峰焉。荆溪之铜官，雪川之碧岩，如鹏决起，张左右翼焉。天如芥焉，舟如月焉，日月并出焉，落日之帆如雪焉。又或雾霁见一顷焉，电起闪一峰焉，月上泛一波焉。吾见夫人螭螭焉，飞尘焉，而以拜石则神人焉，袍笏焉，丈人焉，一草一木皆顶礼焉。新钟鼓之声，壮云山之色焉。凡此者，皆天地之馀，所谓旁望万里之黄山而皆青翠，俯瞰千仞之深谷而皆黝黑。吾乃与千古文章之士，游戏于葱岭云涛之间，当其忽然而捉笔，亦如天之一北一南，地之影长影短，箕为做客，房为驷马而已矣。诂不可续乎哉！

\* 此序无一语及词，而词中之妙境毕具。读者会心于此，作词自然灵动。

## 词品序

杨 慎用修

诗辞同工而异曲，共源而分派。在六朝若陶弘景之《寒夜怨》，梁武帝之《江南弄》，陆琼之《饮酒乐》，隋炀帝之《望江南》，填辞之体已具矣。若唐人之七言律，即填词之《瑞鹧鸪》也。七言之仄韵，即填辞之《玉楼春》也。若韦应物之《三台曲》、《调笑令》，刘禹锡之《竹枝词》、《浪淘沙》，新声迭出。孟蜀之《花间》，南唐之《兰畹》，则其体大备矣。岂非共源同工乎？然诗圣如杜子美，而填辞若不闻之，《忆秦娥》、《菩萨蛮》者，集中绝无。宋人如秦少游、辛弃疾，辞极工矣，而诗殊不强人意，疑若独艺然者，

岂非异曲分派之说乎？昔宋人选填辞曰《草堂诗餘》，其曰“草堂”者，太白诗名《草堂集》，见郑樵书目。太白本蜀人，而草堂在蜀，怀故国之意也。曰“诗餘”者，《忆秦娥》、《菩萨蛮》二首为诗之餘，而百代辞曲之祖也。今士林多传其书而昧其名，故于余所著《辞品》首著之云。

\* 余谓齐、梁以前乐府多长短句，其体未定，不宜入词。但可以炀帝《望江南》为始。

### 词评序

王世贞元美

词者，乐府之变也。昔人谓李太白《菩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，杨用修又传其《清平乐》二首，以为调祖，不知隋炀帝已有《望江南》词。盖六朝诸君臣，颂酒赓色，务裁艳语，默启词端，实为滥觞之始。故辞须宛转绵丽，浅至俚俏，挟春月烟花于闺幃内奏之。一语之艳，令人魂绝，一字之工，令人色飞，乃为贵耳。至于慷慨磊落，纵横豪爽，抑亦其次，不作可耳。作则宁为大雅罪人，勿儒冠而胡服也。

\* 弇州词近豪爽，顾必首推工艳者，自愧未能也。

### 国朝诗餘序

钱允治功父

词者，诗之餘也，曲又词之餘也。李太白有《草堂集》，载《忆秦娥》、《菩萨蛮》二调，为千古词家鼻祖，故宋人有《草堂诗餘》

云。若其分类笺释，则起于胜国人所为，大都如六家文选，必引某句出于某人，未免牵合傅会，殊为东坡所厌。今兹集一遵旧本，旁求博采，汇萃本朝名人所制，续于二集之后，凡若干卷。然什百之一，尚多遗亡也。与陈明卿孝廉稍为注释，略加标记，然亦什百之一，尚多挂漏也。窃意汉人之文、晋人之字、唐人之诗、宋人之词、金元人之曲，各擅所能，各造其极，不相为用。纵学窥二酉，才擅三长，不能兼盛。词至于宋，无论欧、晁、苏、黄，即方外、闺阁，罔不消魂惊魄，流丽动人。如唐人一代之诗，七岁女子亦复成篇，何哉？时有所限，势有所至，天地元声，不发于此，则发于彼，政使曹、刘降格，必不能为，时乎，势乎，不可勉强者也。我朝悉屏诗赋，以经术程士。士不囿于俗，间多染指，非不斐然，求其专工称丽，千万之一耳。国初诸老，黎眉龙门，尚沿宋季风流，体制不缪。迨乎成、弘以来，李、何辈出，又耻不屑为。其后骚坛之士，试为拈弄，才为句掩，趣因理湮，体段虽存，鲜称当行。正、嘉而后，稍稍复旧。而弇山人挺秀振响，所作最多，杂之欧、晁、苏、黄，几不能辨，又何耶？天运流转，天才骏发，天地奇才，不终诎于腐烂之程式，必透露于藻绩之雕章，时乎，势乎，不可勉强者也。然词者诗之余也，词兴而诗亡，诗非亡也，事理填塞，情景两伤者也。曲者词之余也，曲盛而词泯，词非泯也，雕琢太过，旨趣反蚀者也。诗降而词，筋骨尽露，去汉、魏乐府千里矣。词降而曲，略无蕴藉，即欧、苏所不屑为，而情至之语，令人一唱三叹。此无他，世变江河，不可复挽者也。嗟乎，有一代之兴，必有一代之制。而我朝监于二代，郁郁之文，炳焕宇内，即填词小技，遂出宋、元而上，几欲篡其位。兹非国家文运之隆，人才之盛，何以致是哉！

\*持衡千古，存者晨星，而且日久论定。持衡于今，作者毛蜩，而且见疏闻局，其难易相去万万也。非独诗余，选诗、选